

蕉林文稿

天282.623  
34  
21



蕉林文稿



宋高宗乘龍渡江圖記

余家舊有百靈助順圖一卷先祖所珍藏者後叔祖



金吾公取以贈李于田司馬蓋嘗聞之先君子云余  
雖不及見然時往來于懷乙酉歲聞此卷在都市並  
購之歸觀所繪人物形狀宛然先君子曩昔所言疑  
即余家舊物合浦還珠延津躍劍古誠有之又聞宛  
陵人劉光暘云此卷數為好古者所賞而卒不售乃  
竟歸余豈信有夙緣耶畫法極精細設色尤工相傳

為南宋畫苑劉松年手摹按圖中山石聳秀巨津浩  
淼一人被甲持戈絳衣乘駿馬馳波浪中蛟龍負之  
鼉翼鱗介之屬鼓鬣噴沫出沒隱見孔雀野鶴鳧雁  
鴉鵲諸禽飛且鳴于雲煙變滅之間及踐踏襍遯于  
馬足龍背者數之輒不能盡率皆環向乘龍者風起  
水湧斥壻濤立樹葉翻飛衣裾飄舉恍如走雷霆而  
泣天吳令觀者肅然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岩側騎而  
甲者凡十有三人有立者追者望洋驚嘆者努目者

黑衣而鬣者執旗者戈者劍者後先掩映無不曲盡  
其妙旆旌迎風獵獵鬣鬣謝玄軍淝水草木皆兵項  
藉戟鉅鹿下殺聲動天地諸侯從壁上觀時噫嘻亦  
竒矣而審視乘龍者姿貌英偉與諸人特異殊不可  
曉或謂康王渡江圖及讀歸震川詩有題康王乘龍  
者益信為宋高宗事無疑殆殊絕偉麗之觀而希世  
之珍也天下神物離合聚散詎偶然哉而余竊有慨  
乎宋事焉嘗考靖康之禍始于小人誤國驅除異已

苟且富貴以致中土鼎沸乘輿播遷青城之役三光  
晦蝕趙氏不絕者如綫康王始而為質繼得還京再  
遣使金磁州人誅王雲以留康王金人蹤跡之又如  
相州遂免于難然而危殆者數矣豈非天哉豈非天  
哉群臣勸進天與人歸一時將相輻輳如李綱趙鼎  
岳少保韓蘄王諸人皆挺生以佐中興者信而用之  
中原可復仇耻可雪獨奈何身覩喪亂之由而復蹈  
七秦之轍也嗟乎此其故莫可究詰矣乘龍渡江一

事史冊不載或疑當時附會以徵瑞應之符涉恠誕  
不足信然天佑趙氏而存其祀倉卒渡江綿曆數者  
百餘年此豈易得之于戎馬蹀血之餘廟社丘墟之  
日乎群靈效順理固然矣余寶愛斯卷恨不及質之  
先君子而又重有感于興亡之蹟每一披覽未嘗不  
歎歔而太息也既屬同年生高念東為之歌因叙次  
為記以志余懷焉

祭太常公文

嗚呼我公乃竟歿耶由公之德可以永齡由公之術  
可以長生胡為一病遽隔幽明惟公之生而穎異兮  
天資卓犖以恢闊惟公之威儀可象兮偉然乎其幹  
而頎然乎其形世皆稱令德之相承兮以方伯公之  
清白為之祖而公則少克砥礪不媿乎家聲又且溯  
淵源之有自兮以忠毅公之直節為外祖而公則瑰  
竒磊落有豪傑之風故奮身自起于中秘兮出入綸

靡諳習掌故人且惜其小就矣而當時之名卿耆碩  
咸與之披肝胆以相傾及其罹璫禍而被收兮獄起  
同文竄身絕域人且疑其不測矣而塞上之悲風淒  
露雖冒犯險阻而卒克保其身名慨膺諤之慘毒兮  
既三光為之昏鬼神為之泣喜巨憇之旋戮兮如松  
栢之後彫而天日之重晶伏闕上書遂請上方之劍  
彈冠相慶再聞長樂之鐘跡其數十年迴翔禁苑也  
君子樂其誠小人忘其忌雖邪正消長之無恒兮而

公之道毅然其長行迨際

興朝而起田間也手綜典章旁資討論雖老成文獻之  
凋謝兮而獨幸有公為之典型公之才敏以練兮故  
有叩而輒鳴公之性敦以厚兮故與物而無爭年周  
甲子羊采瑩瑩中朝方期之以顯燦尊之為老更意  
謂朱紱之方來兮詎云朝露之先零嗟山頽而木萎  
兮悵仰止之曷窮余小子輩或稱宅相或忝館甥日  
侍公之杖履兮奉提命而服膺茲且望素帷而誰語

將揮涕以何從嗚呼哀哉公雖御太虛而蛇化矣然  
名列俊及位躋清卿

息卹下被寵建幽局令嗣剋惠文而秉憲節兮堪繼祖  
武以躡芳踪幼子氣食牛而擅岐嶷兮更孫枝秀發  
以啟繩繩公含笑泉臺復何恨兮當駕青虬而遊于  
雲霧之冥濛余小子輩瞻九原其不作兮束生芻以  
披誠陳蕪詞而沾裳兮神其翱翔以來馨尚饗

悠然齋記

余嘗讀陶詩而愛其悠然見南山之句因以名齋陶  
子隱居樂道脫屣塵壒之外採菊東籬徜徉自適故  
得以玩世肆志而發之於詩歌余少入塵網遭時竊  
祿非陶比也然每恠陶子雖隱居不仕而身當衰亂  
戎馬駸駸又窮困瘠餒人所不堪顧安所得悠然者  
而蕭閒若此嗟乎此其際難言之矣其詩不云乎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余烏從而測之哉使陶子而



處明盛之世佩玉鳴珂出入將相而顯功名於時其所為蕭閒脫落者當自有在蓋無入而不自得也其於南山特寄焉耳余齋近市塵去郊野遠誅鋤草茅禡植花木憲檻咫尺之外餘無所見數欲築小樓登眺庶幾望見西山亦苦湫隘不能顧每退食歸卽舍飛塵滿面力憊神疲戶外喧囂雜還則輒閉門卧齋中如不聞焚香手一編屏慮寡營得稍休焉久之欣然忘倦如棲深岩而揖太古陶陶終日其所見南山

耶太行耶詎暇問哉噫嘻余竊上下千百年間鉅公名彥彪炳史冊者何可勝數而事往時殊零落俱盡金張許史貴盛極矣不旋踵而鐘鳴漏盡委於荒煙草不知凡幾以是知勲名富貴之不能久而蕭寂淡漠者之無窮也余非能樂天知命者而竊有意於悠然之旨遂書之為記以待他日質之知道如陶子者

戲擬齊人報仲子書

書復仲子足下嚮辱示書責僕輕加拳於足下為之  
稱引交誼陳說利害其望僕極深規僕極切然竊以  
為過矣僕與足下生同里知足下齊之高潔士也僕  
所業實與足下異趨僕少亦聞詩書之訓長而有志  
利達顧自念喜功飾詐吾齊之俗而時之所尚也非  
此不足以結顯者而取富貴生為丈夫不能建勛業  
於世流譽無窮則當委蛇從時逢迎津要稍稍沾濡

餘潤饜酒肉以驕妻妾為愉快安能孑然窮餓困踣  
以老哉而足下則不然遺世獨立以灌園為樂甘心  
餒瘠此所謂落落違時不達權變者也僕嘗嗤之而  
足下不悟似以僕為洩忍無耻者足下雖不言僕獨無  
媿於心乎是足下不能自振而適足招忌於僕何尤  
且足下既昧涉世之術守道獨行而又或躑躅於墻  
間胡為者夫僕以墻間為壘斷者也疇昔所拳嘗數  
人矣不獨足下然足下踽踽翔步睥睨其旁烏能不

奮臂相向耶亦信足下非能得顯者之懽而有害於  
僕顧醉飽之後鼓其餘勇又何擇焉足下疑僕有深  
憾於中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足下立異為高以形  
吾短是即足下之罪也又謂僕為英雄乃不拳臧倉  
王驩輩而拳足下為不武嗟乎何言之謬也豈故詭  
辭以相譖乎嘗聞古之稱英雄者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僕好為大言欺世以陰遂其饜  
饕耳何英雄之云他人或不知足下寧不知之乎且

足下獨不聞臧倉王驩彼何人耶臧氏之子君之嬖  
人一言可以尼孟子右師尊貴齊無與比權侔人主  
呼吸風雲卿大夫就而與之言僕遇而君奔走承事  
以乞其殘瀆剩馥恐不得當况敢從而奉之耶足下  
何言之謬也僕特不奉人耳苟欲奉人非足下之孱  
弱其誰施足下又謂奉不當於親友夫世之結交在  
於黃金彼蘓秦金盡裘敝且不禮于其父母兄嫂張  
陳列頸蕭朱結綬交云固矣而凶終隙末賢者不免  
又何疑於僕耶僕方艷心墻間以為得計樂而忘歸  
他日携手於陵姑不暇問而僕之行妻妾羞之高世  
之論勿復深望於僕足下苟能毀其衣冠易其捺行  
共從事於東郭而助予之抨擊固大善不然而各行  
其志各求其友卒然相遇酒後耳熱或奉或否非僕  
所能逆料也僕與足下有舊故雖獲罪而不敢不布  
其腹心唯足下裁察

祭趙子美文

嗚呼子美竟死耶傷哉子美宦族而其家貧子美才  
士而以俠聞倣詭激志不可馴蚤列黷序遂空其  
群鬯雄文之歷落吐逸氣以干雲輕青紫如芥拾兮  
每不屑章句之紛紜作白眼而傲睨兮能挾常布而  
驕人慕豪舉以結客兮傾平原之十日薄李布之千  
金或躡蹻以出遊兮長揖將軍之第彈劍五侯之門  
乃李廣數竒卞和掩涕傷老大而興嗟假佯狂以玩

世使酒罵座翫體灌夫之名懷刺依人漫滅禰衡之  
字且復流連花月擅絕音聲操漁陽之鼓搥兮壯士  
聞而變色孤客聆之沾纓托長歎以當泣兮梁塵為  
之飛動而粉雲為之不行當夫簪烏襍選盃罍縱橫  
更闌月落燈燭熒熒度吳歛而顧曲譜絃管以怡情  
秩秩四筵驚其風發之雄辨藐然二子何異螺螄與  
螟蛉識者目為燕趙之畸士世俗且指為蔑禮之狂  
生嗚呼哀哉遂至詩酒消磨乎歲月儒冠半誤其生

平明經應薦入對

形廷庶幾青氈片席聊沾升斗之祿何圖膏肓二豎遽戕  
土木之形憶向之扶策而南也方欲泛扁舟而遊五  
岳一發其胸中之磊落而今則已矣徒聞垂素帷而  
絕劍鐔魂返于長夜之幽局某等或屬葭莩之戚或  
托綰帶之朋聞訃音而憤唳念疇昔以涕零嗟乎子  
美意其死而為才鬼兮當駕赤蚪以赴玉樓之召豈  
其如莊生之道遙兮栩栩化蝶以成輕薄之名嗚呼

嘆琴亡而不 遲白馬以何從 致生匆之一束兮遙  
悵望于悲風陳蕪辭以攄 襄兮聊相慰于九京尚饗

蕉林書屋圖小序

蕉林書屋者予之所構以藏書而燕息咏嘯于其中  
者也予性不敏不能博聞強記以窺夫古人之學碩  
好買書俸錢恒苦不給見人則求所未見書得一帙  
如遇故人輒怡然累日然率不能讀也久之所蓄益  
多又特愛芭蕉青翠舒卷自如 有林下風味于是築  
室布席擁書其間自謂南面百城不以易此小畦種  
蕉數叢掩映窓几迎風搖曳庶几可以忘暑暘而澹

塵襟也蓋蕉之為物于晴日和風輕陰皎月無不宜  
而尤宜于雨浙瀝空階聲響互答孤客聞而興思幽  
人為之舒抱矣嘗聞懷素嗜書無紙種蕉數萬本取  
葉供書號所居曰綠天古人高致如此予非工書者  
而竊有取于蕉當其廣敷清陰湛然如水吾不知于  
綠天之居何如也因屬山陰陸薪徵為圖而復漫為  
長歌以紀之云

杜子靜制藝序

余初為諸生時聞子靜雋才績學試輒冠其儔伍教  
著畿輔間會太守虞城范公葺恒山書院徵屬邑能  
文者課業其中子靜以高材生赴余望見其神氣爽  
爽眉宇開朗輒心異之於時文譽益噪然余察其人  
非徒以文詞見長者也子靜風度端凝苞蓄宏濶與  
人交披肺腑相示而論天下事衮衮如珠之貫而泉  
之湧也時雖伏首為儒生其識量固已遠矣己卯歲



舉於鄉數困公車同學數輩皆聯翩紆青紫為大宦  
而子靜猶抱膝一室歷風雨顯晦之變怡然自若也  
余交子靜垂二十年每當其下第輒咄咄侘傺謂

明天子在上以子靜之才出而膺事任其樹立必卓然可  
觀而今偃蹇若此相顧嘆息乃子靜益發憤為文不  
輟今年春果登第年甫及強仕耳夫子靜少年負異  
稟視科第如芥拾顧屢試屢踬終於必售其英英果  
銳之氣如干將鏌邪可以陸剗象犀水載蛟龍者猶

似昔也豈非其識沉志定可以自信哉一日出箴福  
示余將出以問世余篝燈讀之見其湛理內蘊光氣  
外達洋洋灑灑不雕飾而自工有珮玉冠裳之度焉  
為文若此奚患弗售向之怡然而信其必遇也有以  
夫雖然子靜非徒以文詞見長者也榜發後子靜數  
過余論當世吏治汙民生憔悴狀愀然有憂之惧  
不稱民牧以羞科名時或奮袂而起義形于色不若  
世之快然意得而趾高氣揚者意念一何深也子靜

今且仕矣尚持此以發舒生平左宜右有使世曉然  
于文章事功無二致而信儒效之非迂踈則斯編豈  
僅為口耳之資梯榮之具哉

太僕毓祺孫公墓志銘

順治戊戌毓祺孫公以陝西左布政使內遷太僕寺  
卿赴京遘疾道卒子珏纔八歲旅櫬伶仃同朝友人  
相顧歎歎咨歎憂公喪之不能歸而孫氏遺孤危如  
一綫也久之公弟給諫君忭庭請急歸將發手公狀  
詣余流涕曰吾兄負經濟才盡瘁以歿今將為經營  
其葬事願兄子穉弱懼兄之生平掩抑不章也敢畧  
次萬一幸公為之銘兄死且不朽余感其義自念與

公同登第同出一師門知公不可謂不深又安忍以  
固陋辭公名建宗毓祺其字別號淡園其先自真定  
之東強移家歷城世習儒敦行誼教傳至贈公伯承  
有聲里閭間生五子季為文修公止孝即公父也舉  
進士歷官叅藩所至著政績公生而孝友為諸生時  
叅藩公備兵密雲失中貴人意誣以事逮京師二年  
不解公徒步走都門抗教剖析不少屈聞者動色卒  
得釋性故穎悟顧讀書攻苦為實學類遲鈍者崇禎

丙子舉于鄉時方華佞相高薦紳子弟被服輕靡雪  
憍自恣公獨冲質愿謹抑然自下無純袴之容已卯  
歲濟南被兵公家諸父皆遇難獨公存犖犖一身勉  
自楛柱撫孤繼絕經營艱瘁備所不堪孫氏幸不致  
凌夷而子姓猶稍稍樹立以至今日公之力也庚辰  
辛巳間歲大飢齊魯盜起持楛剽劫者遍于境內公  
粟數千石亦被掠皆有主名事平或謂公必追問公  
笑曰歲凶如此吾有粟當出以活人又奚問且吾之

免于溝壑幸矣乃復計長物乎群無賴者以安及成  
進士時南北苦兵仕宦不樂有司避之如仇公偕余  
談輒愴然曰人皆願京朝官誰當為朝廷守疆圉扞  
災患者公之習勞蹈難抗慨砥志類若此無何流寇  
陷京師遁去

今天子御極求四方人才公于是應

召出為祁縣令山右新定人情危懼公至首為蠲除苛令  
一意拊循吏民踊躍逃七歸者如市居八月邑大治

入為戶部郎彈心持籌猶吏悼之每權稅差當公輒  
辭不就曰吾不欲自潤顧能腴膏媚人耶開創初出  
納糾紛軍興旁午司農蒿目仰屋以公心計精敏議  
留治部事公力請補外得睢陳僉事其地繁劇多盜  
當蹂踐後城多藁莽公勤于政事問民疾痛謀所以  
爬搔而振救者罔遺餘力恒日晷不食無巨細皆親  
決給諫君相從署中每規公謂食少事煩昔人所戒  
監司搃大綱而已何徒自苦獨不愛身乎公善之然

勤劬如故蓋性然也臺使者文章論薦舉廉卓賜服  
旌異會卿寺需人

上命銓臣推擇藩臬有治行者列名上公在選中擢通政  
司叅議監司入躋京卿自公等始尋由順天府丞遷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再晉太常卿大理卿當為  
京兆時嘗卧病余往視癰甚不勝衣輒驚顧執手慰  
勞勸以節勞屏慮留意養生家言病尋愈拜副都御  
史

上方銳意治平重風紀之任每臺長缺輒徘徊印不輕  
畀乃持予公凡三遷不出旬月內公念受恩厚毅然  
有澄清之志三疏論列皆見

采納而是秋內外互遷再行遂有秦藩之命秦中歲輸幾  
二百萬而經費支發以及防兵糧糗蜀中軍需取給  
之數殆再倍焉公焦思極慮符檄如雨口授手畫才  
鋒颯發案無留牘篝燈校簿書呶唔如老儒生漏卮  
不休又為裁添搭剔旁費人皆稱便秦之歲額既出

浮于入而積逋難清鄰省協餉疾呼不應非公更事  
練習之久強力堅忍鮮克有濟然公之病日深矣其  
遷回卿也已有恙行次臨潼益甚遂不起嗟乎余詢  
公病狀無他特積勞耳向之執手慰勞固心憂之乃  
今竟死矣嗚呼傷哉憶癸未初第見公端醇雅飭言  
笑不苟心識為長者與語天下事泉湧珠貫恣中肯  
綮又意他日當為名公卿著勛業于世輒嚴事之通  
籍以來翱翔中外其所設施炳炳在人聽睹則信天

下疆幹之材也天假之以年而竟其用庶幾乎古之  
奉公忘身綱紀四方者而所就乃如此此其故何可  
究詰耶公為人和易睦宗族慎取與交必擇友久而  
彌篤好思任察細物必勤率以此殞其身悲夫公乙  
酉分校晉闈丙戌再往典試皆號得人先是官四品  
子例入成均公以方在襁褓不可濫名器乃以姪瑤  
應人稱其無私公歿瑤上書請

卹錫祭葬如例喪至里門士庶道迎而哭者千餘人嗚呼

此可以知公生平矣公生于甲辰年二月二十八日  
卒于戊戌年正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五配于氏封  
夫人先公歿一子即珏銘曰

秦山渤海盤鬱地靈龐龐歷下俊哲代生惟公之  
德為世儀型惟公之才澤及編氓駁歷中外寥寥  
匪躬勛留朝著業振家聲胡天不吊遽喪老成山  
顏梁萎賓友涕零貞珉未滅令名無窮

畿輔人物略序

畿內為首善之區王化所自出生其間者多奇杰俊  
偉之彥蔚為國楨藹藹濟濟鷺翔虎變雖曰地靈豈  
非朝廷教澤積累涵泳之久有以致之哉余友退谷  
翁于書無所不窺罷政家居日手一編上下千古而  
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于是  
輯為志略自洪永以訖啟禎三百年間名臣將相文  
章事功粲然可考最著者如李文正成文穆之相業

王忠毅王襄敏之武功岳文肅之氣節王忠肅之勳  
名趙忠毅之忼直孫相國李司馬之壯畧崔太宰先  
少保之忠勤楊忠愍之節烈曹文忠鹿太常范相國  
輩之殉難宋文恪石文介之文學奕奕乎瑰瑋卓絕  
照映今古細而及於才人墨卿好修獨行之士幽光  
潛德靡不表而出之猗與盛哉蓋燕趙古稱多慷慨  
節俠其人之彊幹果毅可以濟緩急任大事所由冠  
絕四方有以也余因讀之而喟然嘆焉自史失其載

而掌故之放佚者多矣間有作者非鄙固清雜則輒  
以愛憎為褒貶是非紕繆厚誣古人將何所徵信與  
退谷翁愀然有憂之而位不列史官無從紬金匱石  
室之藏以補其闕而正其譌乃以其夙所嚮慕而鬱  
積于中者特著之畿內以待他日有史遷其人者出  
網羅放失勒為一代之書斯編亦庶幾若世本之類  
乎吾于是識翁之用意勤矣嗚呼天下治日少而亂  
日多人才之生或淹抑不用身老岩穴即用矣直道



莫容時勢多迂君臣之交不因終邦之口日興以致  
功立而謗生事集而中敗者徃徃有之伏節蒙難之  
傳無論矣弘正以前號稱平治頽以岳文肅之受知  
特達卒為讒構不寃其用褻放勳庸赫然為國虎臣  
而屢用屢躓功名不終又况君子道消奄寺竊柄群  
小啟釁禍中清流之日乎如孫趙范李諸君子砥狂  
瀾于既倒冀一木之能支其卒為宵人所困也必矣  
余每覽廢興之由未嘗不掩卷而歎歎也雖然成敗

利鈍盖有數焉要不可謂當世之無其人也然則退  
谷翁之為此不獨闡揚前哲抑誠有慨于當世治亂  
之際微矣昔歐陽公作五代史叙次謀臣戰將風神  
如画乃鹿門猶謂其處五代之亂文字缺畧又人物  
猥鄙不足揚摧為公惜今畿內人物淵數毅光爛然  
而退谷翁具良史才少壯登朝猶及見老成舊德聆  
其微言緒論又所交遊多賢豪長者得以廣諮博稽  
閱歷久而睹記真乃能吮毫奮筆以成此書後之覽

者不知視歐陽公所作為何如也余不敏竊嘆鄉里  
人才之盛而又有感于翁之志也輒為論著之若此

壽姜母錢安人六十序

余嘗觀魯敬姜之賢其為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有非  
世之中閨房閨所能彷彿者而竊嘆古者卿大夫士  
有聲稱于時亦閨以內相助之功多焉自女史彤管  
之教失其傳千百載間流風蘊義何寥寥也今觀會  
稽錢安人則又信劉向列女傳所載之遺猶有存焉  
者安人為武肅王後裔孝廉龍寤君女歸水部紫環  
姜公乃宗伯公之家婦而二濱給諫之母也蓋兩姓

皆華胄締世好為姻婭一門衣冠奕奕貴盛矣憶壬午歲余于二濱同舉於鄉時二濱弱冠尚少余一歲頗溫醇如老成人以禮自牧舉止雍容甚都余爽然自失信其有家學如昔所稱鳳毛麟角而且意其闔門以內具有儀則肅肅穆穆當何如也厥後十餘年二濱由元城令治行卓越上之

明天子特拜給諫與余時相過從乃得聞安人生平懿德甚詳蓋安人五六齡時輒好女紅異常兒及為婦

言不越閫每晨起謁宗伯公夫人問起居不命坐不敢坐不侍膳畢不敢退宗伯公官京師安人奉姑于家先事承意唯謹水部公數試不利安人怡然引義命相慰勞無幾微色篝燈紡績夜分不休子女婚嫁皆躬自拮据不以累水部公尋水部公通仕籍安人益持勤儉佐成羔羊之節蓋貞順性成而又夙聞詩書之教動合禮法有由然矣而其大者水部公視河張秋時苦歲歉安人盡解奩中簪珥力請煮粥散粟

以賤飢饉所活數萬人二濱為令迎安人署中見微  
賦急輒惻然謂民當兵革後閭閻空虛宜亟撫恤奚  
恃獻朴為聞治獄輒視平反多寡為喜怒迨擢諫官  
數寓書勉以昌言報

國恩不及私其能稱引大義又如此以故二濱在邑為  
循吏在朝為名給諫雖忠廉出于天性抑亦安人之  
教深已今已亥夏五月安人年六十設悅辰二濱謀  
所以稱觴遙祝者謂余知安人宜侑之以介壽之辭

余竊念世之儼然白髮戴勝象服六珈御板輿列子  
姓進百齡千椿之頌者固自不乏然貴矣未必偕老  
齊眉而壽壽矣未必皆賢也以今觀安人勤修內則  
以相夫子則穆伯之妻也援義教子以成令名則文  
伯之母也余嚮所謂女史失傳而流風廢絕者乃于  
安人再見之其信無媿于敬姜而賢于世之笄黛者  
流抑亦遠矣使今日而有劉向其又何以稱焉余于  
安人稱猶子不獲鴈次二濱伯仲後膝席上壽以觀

庭闈之盛事猶幸從二濱所側聞其風而知其家教  
雍穆則誠邦家之光太平之瑞非徒侈顯融而驚聲  
華者余知天之所以福姜氏當未艾也二濱試以余  
言告安人其或輟然舉一觴乎若夫考鐘伐鼓和絲  
竹奏賓筵以陳巫祝頌禱之詞則二濱家固有而習  
聞之非余所以壽安人也

李進士傳

李進士者名孔昭字光泗荊州人少負才能文章然  
性踈落真率不為沿飾家故貧而輕財財至輒散篋  
有錢自奉饌飲輒極豐錢盡雖草惡食不厭也崇禎  
壬午舉于鄉友人讀其文賀曰子必登進士光泗愀  
然曰天下亂矣登第何為已而試禮部出遽告友人  
曰余不幸又將售矣奈何榜發果然乃遂去不赴廷  
對余蓋與光泗兩試皆同榜云開創初四方之士蒸

蒸嚮用光泗獨不出有司數物色之竟不知所在人  
皆嘆異或意其且遁居深山大澤寂莫無人之鄉矣  
乃同年生玉田江山秀者為予歷歷言光泗則固未  
嘗遠去故鄉如當時所料也初光泗聞都城變白衣  
冠哭田間者三歲先是喪妻不再娶或勸之娶輒不  
荅至是獨奉老母入盤山一子尚幼一二僮僕及廬  
舍悉棄去躬自樵採時為黃冠時或儒服又或為醫  
卜裝往來于水村山市形踪數變易無識者獨其友

識之或晨炊之母訶責之輒伏地慟哭終無言母為  
感動山中人觀者皆泣鄉里感其義有某存廉當赴  
公車輒止不行曰吾出郭門一步何面目見李光泗  
乎久之遠近知不知皆稱李進士云無何中丞某公  
慕其名遣吏持書幣往迎徧走山中遇負薪者襍襖  
腰鑣呼問若識李進士耶負薪者張目曰問李進士  
奚若吏具道意負薪者遙以手指其處吏尋至室空  
矣訪之隣叟咲曰若已面失之向所見負薪者即是

也吏再求卒不得還報中丞嘆息而已會海畔一富  
翁賢為子擇師薦者以十數皆不許獨願得李進士  
于是光泗以母故勉就塾歲可致百金奉母膳稍稍  
自給矣江嘗過光泗山中見其額垣蓬卧罌無儲粟  
執手相勞苦光泗自採山蔬為設飯一童子進食食  
竟語不及世事江顧問即君安在指童子曰此是命  
之拜江為泣然不能仰視徐察光泗澹如也今如是  
十餘年矣所以栖栖近郊者徒以有母在耳予聞而

喟然太息貞臣孝子詎兩人哉戊戌春予有薊門之  
役訪光泗于州吏又登盤山叩老僧皆云去絕數日  
矣又謂光泗間入城市無定居然往來盤山僧寺為  
多所至爭下榻治具解衣推食恋恋恐不得留也其  
高潔之風動人愛慕如此予低回久之不能去因留  
一詩付老僧嗟乎若光泗者可謂鴻飛冥冥矣巡按  
御史陳君嘗舉畿內隱逸以容城孫竒逢及光泗兩  
人名上光泗謂當侯

廷對時來赴及期乃竟不來殆又善于隱而不詭不激者  
耶史氏曰嘗考傳記所載梅子真龐德公蘇雲卿諸  
人超然遠引以道自守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而見所  
謂遺世獨立抗志塵垢之表誠卓卓矣數百年來棲  
遯之士再見李君其諸君子之流亞乎世之衰也天  
地閉賢人隱甲申之際世亂極矣願隱者往往以終  
南為捷徑外託孤高陰行干謁以釣功名而動當世  
而其矯激者身處岩穴抑鬱憤懣造為訕謗之言奇

衰之行以發其中熱之所不能自己嗚呼此又與于  
不肖之甚者也李君遭逢不辰絕意婚宦不事生產  
雖奮跡科名其意抑亦遠矣及高蹈入山勞身奉母  
襟于田父牧豎之間甘窮困而不辭州郡長吏望之  
如麟鳳卒無從而物色之所謂神龍變化首尾莫測  
者此其人視當世之勛名富貴為何如也噫嘻較古  
之離群逃世山澤之癯抑又難矣范文正公為嚴光  
作記云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李君之謂歟



圖書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

